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书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与中国道路

陈学明 姜国敏 著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a's Road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书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与中国道路

陈学明 姜国敏 著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a's Road**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陈学明, 姜国敏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7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当代中国书系)

ISBN 978-7-300-27023-4

I. ①马… II. ①陈… ②姜…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B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09067 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当代中国书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

陈学明 姜国敏 著

Makesi Zhuyi Zhexue yu Zhongguo Daol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30 mm 16 开本

印 张 15 插页 2

字 数 219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言

呈现给读者的这部著作，是笔者最近几年中同学生合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历史发展进行考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联系现实特别是中国道路实践，积累下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大多数章节与姜国敏合作完成，马拥军、罗骞、陈祥勤、赵文东也曾参与了部分章节的写作。

本书各章的主题都曾独立成文提交发表或会议宣读，借着这次机会，我们对原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并按照一个总的思路进行了整理编排，使全书具有了一个连贯的结构布局，能够前后有所呼应。现在想来，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这本身也是在于我们一直以来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过程中，就遵循着一定的问题意识和内在理路，而并非进行“纯学术”乃至“纯技术性”的碎片化工作。笔者自从改革开放初期起，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开展了研究，多年来注意追踪了从卢卡奇等第一代代表人物的经典阐释一直到 21 世纪最新的理论发展，这绝不是单纯作为一种职业或分工，也不是单纯为了某种学术好奇心，而更是要作为一种责任，笔者希望以此为抓手和突破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的研究发展历程作为一项宝贵的思想资源，借鉴启发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真精神”的准确理解和深入发展。同样地，当笔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研究时，也深感我们应当经常思考我们的研究究竟如何回应社会的需要，如何对社会的发展产生自己的影响力。

事实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游离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外太久



了，用有的学者的话来说，是“自我放逐”太久了，现在确实已到了回归社会现实的时候了。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于像马克思所批判的“哲学家们”那样只是“解释世界”，而应当致力于“改变世界”。例如，在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包括笔者在内，多年来也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一种实践哲学进行了深入和激烈的讨论，但可惜的是，我们许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的人，也很少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把其主要特征被认定为在于“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付之于实践。于是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方面我们热热闹闹地倾注全力在理论上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已认定是实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束之高阁，大家津津乐道于以“经院”的方式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笔者相信，当以后有人考察这一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时，这种自我矛盾的局面一定会贻笑大方。

我们看马克思本人，他是用思想的批判的武器为中介，来充当了革命者和战士，来推动了实践当中的武器的批判。直接从马克思的家庭出身和大学专业看来，他似乎应是与革命无缘的，马克思即使不是继承父业去做普鲁士王权秩序的维护者，也似乎应该去当教授，他作为一个哲学博士，怎么把自己推到资本主义体系的叛逆者和颠覆者位置去了？马克思后来引用了但丁的诗句：“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他正是以这样一种科学的无畏精神，从现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体系的内在张力和裂痕当中突围出来。马克思从在中学时代的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开始，就一贯坚持为人类福利而工作而献身的远大志愿，但我们要注意，只有当马克思一以贯之、矢志不渝地投身于科学理论的探索，并以此为中介服务于人类解放事业，只有在马克思一生切实行动的衬托和确证之下，马克思的志愿才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矫揉造作，而是具有现实感的伟大人格，马克思的学说才不是纸面上、茶杯里的风暴，而是具有力量和此岸性的哲学实践。自从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那一种革命理论和实践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共产主义的“幽灵”得以在日益自觉和联合的无产阶级运动当中现实化，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就愈来愈不可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到了20世纪，人类社会中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其主要文明体的基本制度



走向，又有哪个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因素的影响呢？

进一步地，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能切入现实改变世界，首先还在于理论本身的深刻性、科学性。马克思总是注意让其善良愿望服从于实际知识，并毫不客气地批判共产主义者中的盲动派，认为无知从来也不会帮助任何人。所以，马克思尽管在今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内部躁动不安、迷惘求索和否定超越的种种努力的代表性形象，但我们绝不能把他单纯当作意识形态的鼓吹、道德正义的偶像、理想主义的符号。马克思从早年确立了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就对资本主义开展过不懈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批判，并对未来新社会形态的若干原则提出一定的设想，但只有当他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折，最终完成了其一生的两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以剩余价值为枢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才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完全坚实的科学基础，才解释了人类的一般历史及其现代资本主义阶段的运动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蕴含着内在矛盾和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深刻的历史科学看来，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无产阶级这一变革性力量所在，不是从某种正义观念或人性设定之类的东西导出来的。马克思说得好，“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他对人类发展道路的这种科学阐述，对现代社会的科学诊断，可以说抓住了历史进程中的大本大源。相应地，马克思也就科学地回答了人类社会在后资本主义时代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建制，把共产主义本身嵌入现实的运动当中。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照入中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也必须立足中国现实，今天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各个地方都在展现自己的价值，但最能体现其意义的就是在中国。中国人民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危难的时刻，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空前的挫折。当时，“社会主义失败了”“历史已经终结”等说法甚嚣尘上。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受住了严峻挑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进入了“新时代”。中国道路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靠的是什么？其中离不开对



科学理论资源的吸收与应用，而在各种理论资源中，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特殊地位。中国的成功源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成分滋养，也借鉴了西方积极因素，但主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应用。只要认真分析和研究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可以发现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支柱，又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取向，创造性地提出了很多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就像英国前工党政府的顾问、“第三条道路”的主要设计者吉登斯在苏东剧变后告诫世人的那样，苏东社会主义垮台了，但这并不等于苏东所追求的那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本身是错误的。中国人要开辟出一条道路，来推动实现当年没有也不可能实现的那种理想，为人类寻得出路。

日历翻到2018年，距马克思出生已经200年了，以《资本论》出版为标志的他的科学发现的最终完成也有150年了。今天这个时代，连20世纪的“90后”都已经不再是天真懵懂的代名词，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已成年，有些已经走上社会建设岗位数年了。我们最近就欣喜地看到，在“90后”具备了比较成熟的心智和“三观”，“哲学”和“政治”对他们而言也不再是接受课堂的单向灌输，而是可以从自身的现实生活出发严肃地进行思考和选择时，他们之中就有许多人以自己的方式在重新寻找马克思，乃至已经部分地发现了马克思。所以，我们今天把这部文集呈现给读者，就是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追寻马克思、希望从他那里汲取智慧关照现实的一段历程和一些心得，并且我们希望诸位读者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点微小的工作，去感受到马克思及其战友、马克思的后继者和研究者们无比宏大的思想和实践事业。马克思的思想和事业既然已经深刻地渗透和影响了一百几十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运行轨迹，那么我们在资本主导的现代世界格局仍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在“问题”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就应该仍旧保持“主义”不改变。当我们审视和反思这个时代时，都无法绕开马克思主义的思考角度和问题范式，马克思至今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陈学明

2018年5月20日

目 录

上篇 20 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及其启示

第一章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历程	3
一、西方世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解释路向	3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多样化发展	7
三、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的若干特征	10
第二章 对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的基本评价	18
一、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18
二、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开拓	25
三、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偏颇	34
第三章 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性质	41
一、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吗？	42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近代哲学还是现当代哲学？	48
三、马克思主义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现当代西方哲学？	52
四、“哲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	55
第四章 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看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	59
一、对“本体论”的三种不同理解	59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本体论的两大判断	62
三、卢卡奇晚年的两点反思	63
四、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看法的六大差别	65
五、马克思的实践—物质本体论与其资本批判具有内在关联	69

中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确证和深化

第五章 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三次飞跃	76
一、超越启蒙理性，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76
二、达成实践的、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开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	81
三、完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	86
四、马克思的三次飞跃昭示我们向政治经济学回归	89
第六章 用马克思两大发现的整体视角，看资本主义的“经济人”	93
一、“经济人”的理论假设与现实基础	94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人塑造为“经济人”的基本途径	99
三、共产主义批判和扬弃资本主义“经济人”的方式	104
第七章 用马克思两大发现的整体视角，谈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观	109
一、劳动的发展推动了人在自然和社会历史中的不断解放	110
二、劳动得以从资本主义形态中获得解放的现实出路	114
三、自由的劳动是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117
四、劳动解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现程度和前进方向	122

下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

第八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路向	129
一、当代中国语境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不同理解	129
二、启蒙主义理解路向的要点与缺陷	137



三、后现代主义理解路向的要点与缺陷	147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的双向促进	156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事关中国道路的现实及 未来	156
二、中国道路推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创新发展	171
三、正确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尝试回答中国道路的 远期前景	180
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的责任	185
一、用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审视当代社会不平等	185
二、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审视当代生态危机	193
三、用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审视当代人类生存境遇	199
第十一章 “马中西”三大资源在中国道路中的交互汇通	205
一、中国道路的西方现代性溯源	206
二、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导向	213
三、中国道路的传统文​​化因素	218
四、“马中西”三大传统在中国道路中的交互贯通	225

上 篇

**20 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及其启示**

人类已经告别了最激动人心的 20 世纪，而 20 世纪当中所发生的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人类在这一世纪的根本道路走向，都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密切相关。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它自身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它同现实生活的交互影响作用，也经历了一个丰富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对这一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特别是摆在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研究者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使命。通过这种回顾和反思，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丰富内容和精神本质，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这一科学真理。

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它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与它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生”的时期，这大致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二是它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谢世，它“独立生存”的时期，这迄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在这后一段时期 100 多年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奠定的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 19 世纪末相比，到了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今非昔比”，令人“耳目一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所取得的理论成就，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再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的历程，大致可以包括三大板块，即在西方世界的历程，在苏联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历程，以及在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大步前进的历程。在上述三个不同的地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所走过的道路，既有相通之处，又各自有很多特殊性。因此，当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的历程加以回顾与反思之时，有必要按照这三大板块分别展开。在本篇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的西方世界的发展过程加以评述，并主要从这一板块的理论成果中借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真精神”的理解。

第一章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历程

一、西方世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解释路向

1. 三大解释路向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的历程，是以伯恩斯坦从 19 世纪末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来拉开序幕的。伯恩斯坦先是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推出了一系列文章，而正是在这些文章中，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疑问。紧接着，他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进行全面的否定和修正。严重的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得到了第二国际内部许多人的呼应，法国社会党的创始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的饶勒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考茨基作为当时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起初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有所批评，但主要是从方法论上加以揭露，并且在后来他抛弃了所谓的“中派”的立场，选择了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路线完全沆瀣一气。第二



国际当中，在理论上坚决抵制和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路线的是卢森堡，并且她还进而对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但是，她的理论始终没有在第二国际传统中占主导地位。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世界的遭遇可以说与第二国际的命运密切相关。虽然第二国际后来瓦解了，但由伯恩斯坦所开创的、由西方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所继承的第二国际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路向业已形成并长期具有着重大影响。

正当第二国际传统的解释路向在西方世界不断产生重大影响之时，另一种解释路向也在西方世界发出了响亮的声音。这就是始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列宁主义哲学，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苏维埃政权和第三国际的建立，其影响扩展到全世界，也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样我们在西方世界，不仅看到了第二国际传统中西方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修正，同时也看到了第三国际传统中西方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按照俄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路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的研究、继承和发展。西方一些共产党的理论家和领袖如康福斯、福斯特、克劳斯、陶里亚蒂等代表了第三国际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路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种解释路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崛起，对20世纪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说，都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没有直接的思想继承关系，它是在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和出路的独立思考。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他们开创了一种既反对第二国际传统又不同于第三国际传统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全面地继承和发展这种解释路向的是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以“社会批判理论”的形式出现。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在哲学上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传统继续抗衡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



2. 三大解释路向的核心争论

我们在 20 世纪头几十年，在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舞台上，看到的是上述三种不同解释路向的“三足鼎立”。它们之间的争论在哲学上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哲学。这一争论主要在第二国际传统的理论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展开。前者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理论、社会理论，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哲学；而后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也来自哲学。它们之间的争论所围绕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一争论主要在第三国际传统的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展开。前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恩格斯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就是物质本体论、唯物主义反映论和把人类历史理解为自然史的历史观；而后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哲学革命已不再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主客体统一的实践哲学，主要特征是实践性、历史性、总体性。

这三种解释路向在哲学上的争论与分歧，是同社会理论方面的争论与分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的分歧点很多，但核心问题还是在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上。围绕着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第二国际传统的理论家为当代资本主义辩护，主张对当代资本主义实施改良；第三国际传统的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西方共产党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尽管都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的态度，但理论出发点截然不同。共产党的理论家基本上是从马克思的社会矛盾运动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出发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基本上是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和异化劳动理论出发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由于出发点不同，前者所展现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罪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后者笔下资本主义成问题的则是人的全面异化，人性与社会的尖锐对立。



3. 三大解释路向在二战后的新发展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三种不同的解释都出现了新的走向。第二国际传统的解释路向在 20 世纪下半叶实际上已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修正”，变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彻底批判，其一些代表人物甚至成了西方世界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者。当然，我们说以一些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为主体的第二国际传统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逐渐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轨道，并不意味着属于这一传统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损害而毫无益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批判往往也从侧面、反面启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信奉者，迂回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西方共产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仍然是西方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的研究在 20 世纪下半叶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逐渐离开了原先第三国际的受苏联模式影响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而走向原先一直被他们所反对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化解释，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西方共产党的一些理论家竟然成了西方世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欧洲共产主义”的形成，说明西方一些共产党已完全把自己的理论基础奠定在传统的人道主义之上。这样一来，以西方一些共产党理论家为主体的第三国际传统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要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流派的界限已模糊不清，就是与第二国际传统的一些理论家的观点也已不断“趋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道主义倾向的理论家，如原先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新形成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他们在 20 世纪下半叶更加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做人道主义的解释，尤其是更注重把他们所认定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价值标准来衡量资本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更激烈的批判。纵观 20 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世界原先的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如



何看待资本主义等一些社会政治问题上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但是在哲学观点上却出现了合流的倾向，即都以自己的方式、程度不等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与 20 世纪上半叶围绕着一系列基本哲学问题的它们之间的“三足鼎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非常有意思的是，面对波澜壮阔的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运动，起来抵制这一趋势并与之抗衡的，不再是来自西方共产党或者其他号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家，反而是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新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的思潮，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派的马克思主义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果说在 20 世纪上半叶，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是“独占鳌头”，那么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则出现了人道主义化的思潮和科学主义化的思潮“两刃相割”的局面。

这些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的理论家，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批判”还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还是“反人道主义”、真正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还是晚期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黑格尔理论的反对还是继承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不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主张人道主义化的理论家，而且与整个西方世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展开激烈的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两股思潮之间的分歧，反映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世界的分歧，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两股思潮之间的这种抗衡与对立实际上反映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世界的走向。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多样化发展

当然，要真正把握 20 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不能仅仅把目光停留在原先的三种解释路向上。实际上，20 世纪下半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了多样化发展的趋势，20 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